

采叔堂古詩選

采菽堂古詩選

〔清〕

陳祚明

評選

李金松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采菽堂古詩選 / (清) 陳祚明評選; 李金松點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25-4949-8

I. 采… II. ①陳…②李… III. 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代 IV. I222.7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57812 號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采菽堂古詩選

(全二冊)

[清] 陳祚明 評選

李金松 點校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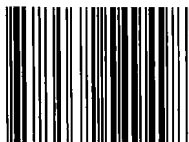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51.875 插頁 10 字數 910,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978-7-5325-4949-8



9 787532 549498 >

ISBN 978-7-5325-4949-8

I • 2016 定價: 12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前言

明、清以來，漢魏六朝古詩選本頗爲不少，著名的有鍾惺、譚元春合選的古詩歸，王夫之的古詩評選，王士禎的古詩選（後乾隆時期的聞人倬爲之作箋注，因而又稱作古詩箋，并以此名稱刊行），沈德潛的古詩源等。可是，清初詩人陳祚明選評的采菽堂古詩選由於選評者身爲布衣，聲名不顯，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其實，這是一部很具特色的古詩選本。儘管這部古詩選本不曾收入四庫全書，沒有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但它確實是一部極爲重要的古詩選集，對有清一代具有巨大的影響。即使在今天，它對我們理解與研究漢魏六朝古詩，仍具有極爲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

陳祚明（一六二三——一六七四），字胤倩，浙江錢塘人，出生於一個世代業儒的家庭，兄弟四人。他的父親陳石耕，爲當地「名德宿儒，讀書篤行，終老不遇」。但是，其學「一本之考亭（即朱熹），而私淑於整庵（即羅欽順）、敬庵（即許孚遠），然尤極意於經世」。而其

「家庭庭訓，悉歸指於忠孝。諸子奉其教戒，無敢墮失」^{〔一〕}。陳祚明的長兄、曾任明開封府推官以及南明魯王御史的陳潛夫（元倩），因兵潰與妻妾一同投河殉明王朝國難^{〔二〕}。陳祚明的仲兄陳貞倩，名麗，號正庵，又作整庵。他身體多病，「滄桑改易，恣意嘔吟」^{〔三〕}。有采菽堂詩集。他於明亡後不干仕進，「退而腰鑱倚杖，布袍草笠，爲芸夫圃人以老」^{〔四〕}，能保持一家忠孝氣節。除了兩位兄長外，陳祚明還有一個弟弟陳晉明。陳晉明，字康侯，號德公。吳振棫國朝杭郡詩輯云：「康侯於鼎革之後，與兄貞倩，誅茅偕隱，不復干進。其論詩謂王、李但揭高華，鍾、譚專搜冷隽，兩者均失之。選有八代詩鈔、初盛唐詩，世稱善本云。」^{〔五〕}陳晉明也工於詩歌。王崇簡陳康侯雜感詩序云：「康侯來京師，有雜感之作，明淨竊渺，或吊古而寄慨，或遇物以詠懷，如崇蘭擢秀，朗逸超性，蓋心境瑩然，音旨允協矣。」^{〔六〕}言下之意，對其詩頗爲推崇。

陳祚明一生可以分爲兩個時期：赴北京遊館之前爲前期；在此之後以迄病逝爲後期。在他一生中的前期，又以其兄陳潛夫（元倩）爲明王朝殉難，分爲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是他的成長期。這包括年少時的讀書生涯與經歷明王朝的覆滅。在很小的時候，陳祚明就被課以文史。他在年登五十歲時的一首詩中這樣回憶童年的學習生活：「弱齡習章句，俯首讀文史。」^{〔七〕}由於家世業儒，陳祚明受到了較爲嚴格的教育，這爲他以後遊館京

師以及從事詩文創作、評選歷代詩歌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據王崇簡回憶，陳祚明「甫弱冠，而意氣弘深，發言恢瞻」，他是「敬而憚之」的^{〔八〕}。南明丙戌（一六四六）夏，爲南明魯王御史的長兄陳潛夫因兵潰而率妻妾「畢命江上，西陵烽火，白日照耀，甲騎充斥，合盜賊聞至。胤倩獨身栖其旁。數日，竟攜櫬歸」^{〔九〕}。在危難關頭，陳祚明表現出了過人的勇氣與膽識。長兄的殉難與南明小王朝的覆滅，陳祚明「棄諸生，與兄貞倩、弟康侯奉母居河渚」^{〔一〇〕}，從這一年到順治乙未（一六五五），他開始了近十年的明遺民生活。

陳祚明的後期是他應朋友之招，前往京師就館，以迄最後病逝，前後共二十年。關於陳祚明的後期行實，吳國械《國朝杭郡詩輯》中的陳祚明「小傳」有較詳的敘述，現轉錄如下：

故人嚴侍郎灝亭初官中秘，以書招之至京，與宋荔裳、趙錦帆、丁藥園諸公偕和，號「燕臺七子」。嚴公子少司馬方貽，曾槩實受業焉。方貽登第，胤倩思歸，因循不果。康熙壬寅，卜居吳山之麓。偶一返杭，旋即北上。後其家遷戚乙巷，但遙聞而紀以詩，不返矣。武林先雅云：胤倩長髯如戟，雙眸若電，博學通方，諸公倩作奏章言事，則報可。以故，貴遊倒屣，號爲白衣臺省。其才思敏捷，每當霜檐星馭，燈炮酒闌，頓十指而應之，無不屬饜人意。^{〔一一〕}

王崇簡《陳處士詩集序中》也說：

胤倩抱經術之業，以嘉惠後學，來遊都下。雖未履仕籍，而籌時之略，實多吁謨，士大夫爭下

榻焉。(一二)

吳國械與王崇簡所言，不過是陳祚明在北京生活的大概。根據陳祚明的稽留山人集中的有關材料，我們對其旅食京華會瞭解得更具體一些。

陳祚明應故人嚴沆（灝亭）之招離開杭州，前往北京，是在乙未（一六五五）年夏。對此，他有詩紀行。稽留山人集的第一首北征雜詩（其一）就這樣寫道：

慘淡因人出，炎天事遠征。風塵前路近，舟楫內江輕。漠漠鄉山失，盈盈海月生。榜人喧夜泊，燈火闌廬城。(一三)

詩中的「炎天」二字，顯然點明自己北征是在夏天；而「慘淡」，暗示了當時他家境困難。這說明他之所以應故人嚴沆之招，在炎夏前往北京，乃是迫於生計，出於不得已。而在王子十月下浣五十賤誕（下省）一詩中，他自己述及前往北京前家境的艱辛：

凍餒送晨昏，艱難失生理。(一四)

而顧貌文在稽留山人集序中則作了更為具體的說明：

胤倩亦欲息機牙，藏聲跡，求十畝之居，卜築耕釣，讀書行吟，抱經負食，窮老盡氣而不悔。此素志也。歲月既往，因循進退，鹿門吳市，踟躕無所容，乃有燕山之役。……胤倩摧剛為柔，削方為圓，以與世遇。(一五)

這「摧剛爲柔，剗方爲圓」八字，道盡了陳祚明旅食京師所付出的巨大的精神代價。

陳祚明在北京主要是設館教授生徒。他在順治戊戌（一六五八）戊戌元日這首詩的小序中，夫子自道：

余時假館，設帳琉璃廠呂仙祠內。（二六）

他在順治己亥（一六五九）作有移館宗伯學士家作一詩。從這些詩歌來看，陳祚明在北京主要是以館師爲業，有時也賣文傭書。此外，他還先後三度作幕。一次是在順治丁酉（一六五七）。這一年，其故人嚴沆典試山東，他被邀前去作幕，衡文取士。這次遊幕山東，自是年八月下旬至臘月底，前後四閱月（二七）。第二次是在順治庚戌（一六七〇），陳祚明被出任山東巡撫的袁岡卿邀作幕賓赴濟南。他是在年初秋抵達濟南，至次年（一六七二）十月離去，首尾合計一年多。在濟南作幕僚期間，陳祚明經歷了喪子與喪侄之痛（二八）。陳祚明的第三次作幕，是在順治癸丑（一六七三）。他被分巡通、永的兵僉龔祖錫招至通州。這次作幕的時間不長，自五月至九月，約五個月（二九）。

陳祚明遊館京師期間，十分懷念故鄉。他在卧病十首（其十）中說：

豈不懷鄉里？他時西子湖。畫船欹皂帽，深柳就黃墟。（三〇）

由於思鄉情切，他在順治辛丑（一六六一）九月初，離京返鄉。臘月，行至揚州後因故滯留

至次年（順治壬寅，一六六二）春上，才返回闊別多年的故鄉，並於同年七月卜居吳山（二）。在返鄉後的第二年夏，他爲了衣食與一家生計，又不得不前往北京繼續遊館。他有癸卯夏復之燕山辭家作篇什紀其事。爾後的北發有感，抒發了自己這種無奈的心情：

馮驩老去尚無家，飄泊依人托後車。（三）

這一次遊館北京，由於多病（三），陳祚明直至「易簣於燕邸」，結束自己坎坷而艱辛的一生，再也沒能生還故鄉。

二

陳祚明的著作，以采菽堂古詩選最爲知名，儘管這部著作不曾入選四庫全書，但清代文人學士及近現代漢魏六朝文學的研究者大多知道這部著作。相反，陳祚明唯一一部入選四庫全書存目中的著作稽留山人集，却鮮爲人知。稽留山人集又名敝帚集，有雍正刻本，共二十一卷，藏於南開大學圖書館，齊魯書社刊行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此影印。其中，詩作二十卷，詞一卷。收陳祚明自順治乙未（一六五五）至順治癸丑（一六七三）這十九年間的詩作、詞作。陳祚明的這些詩詞篇什，不題清朝年號，只題甲子，大有陶淵明入劉宋後不事二姓的作詩之遺意，隱寓自己不仕異族之情。

除這兩部著作外，根據稽留山人集扉頁提供的未刻著作目錄，陳祚明尚有未刊行的著作。這些著作是：敝帚集，含擬李長吉詩三卷、前集十卷，床頭集，含文二十卷、詩十卷；駢拇集，其中評選戰國策十二卷、古詩選三十八卷、李崆峒詩選十二卷、何大復詩選四卷、邊華泉詩選二卷、王元美正集詩選四卷、王元美續集詩選二卷、謝茂秦詩選二卷、評謝茂秦詩家直說一百七十七則、詩集；擲米集，含元人雜劇二種。在駢拇集中的古詩選，筆者疑心是采菽堂古詩選，因為其卷數與采菽堂古詩選正編的卷數暗合。

采菽堂古詩選正集三十八卷，補遺四卷，最早刊行於康熙丙戌（一七〇六）春，其時距陳祚明之逝已三十二年了，卷前有陳祚明的學生翁嵩年所作的序。翁序中云陳祚明臨終前，將采菽堂古詩選「檢以付嵩」^{三四}。由此可知，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之刊行，當是在他死後，由他的學生翁嵩年經營而成。自康熙刊本後，又有乾隆刊本。乾隆刊本采菽堂古詩選卷首有主持刊行者杭世駿一序。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現藏康熙刊本的單位有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保定市圖書館與西安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處。而乾隆刊本收藏之處頗多。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的大型叢書續修四庫全書，收進了采菽堂古詩選，是據康熙刊本影印的。

康熙刊本采菽堂古詩選卷前除翁嵩年一序之外，另有陳祚明自撰的「凡例」，洋洋灑灑

近三千字。在「凡例」中，陳祚明說明了自己評選古詩的諸多問題。

其一，他表明自己的選詩原則是：「無尚旨，有美必錄。」^(二五)但在另一處，他又稱：「予之此選（即采菽堂古詩選——筆者注，下同），會王（即王世貞）李（即李攀龍）、鍾（即鍾惺）譚（即譚元春）兩家之說，通其蔽而折衷焉。其所謂擇辭而歸雅者，大較以言情爲本。」^(二六)相比較而言，當以後者爲準。換言之，陳祚明之評選古詩，是在「會王李、鍾譚之說，通其蔽而折衷」的基礎上，「有美必錄」。

其二，在「凡例」中，陳祚明還闡述了自己的詩學主張：「詩之大旨，惟情與辭。」^(二七)駁斥了李攀龍「修辭寧失諸理」的詩學理論^(二八)，提出「知尚理之爲修辭，夫道一而已矣」^(二九)。他認爲，「辭」與「情」兼善，才是好詩歌。儘管他自云詩「以言情爲本」，執持「情」爲詩本的詩學本體論，但是，在「情」與「辭」的取舍上，他更尚「辭」，注重詩歌的藝術形式及其藝術性。他說：「尚辭失之情，猶不失爲辭也。尚情失之辭，則情并失。」^(三〇)足可見其論詩旨趣。

其三，陳祚明點明了自己評選古詩的目的。他之所以評選古詩，乃是「示準的，學者遊息其中」，使之學習取法，從而達到「詩工」的目的^(三一)。

其四，陳祚明交代了自己評選古詩的過程及采菽堂古詩選的成書年代。他說，他之評

選古詩，「起己亥（一六五九）初夏，主少宰宛委胡先生家，論列三唐詩。先生多所正定，意莫逆。其明年，就都諫嚴灝亭館舍。辛丑（一六六一）秋南歸，事中輟。歸二年，癸卯（一六六三）夏，復走燕山。會胡先生移疾家居，多暇日，以稍差次舊牘。於是漢魏六朝古詩，三唐詩……即漸評閱并竟」〔三三〕。

其五，陳祚明對自己評選采菽堂古詩選的編排體例作了比較清楚的說明：「樂府如郊廟之章，一朝大典也，列卷首。雖作者某某，明知之，不以入集，重厥體也。」一詩而兩家并載，歸前人；若二人體格大殊，獨有所甚似，斷歸甚似之人。」「異本殊文，視何者佳，則從之。去其所殊之文，兩善者并存，注於下。」「人代之分，及爵里，依詩紀所載。」「婦女詩載卷尾，舊矣。然有不宜者，故稍以次相附。……不關時代者，仍載卷尾。」「仙鬼詩，錄於詩近者，通附八代後。」「古歌謠，琴操，逸詩，銘，箴，辭，諺，雖前乎漢，於詩固外篇，故別爲一卷，載部末。」〔三四〕根據他的這些說明，我們基本上能够瞭解采菽堂古詩選編排體例的大概。

其六，對詩歌的圈點、評論，陳祚明在「凡例」中也作了相應的提示。他說，所選詩歌，「中自分上、次。上者爲圈於題首，凡二，皆可誦；次者爲圈一，特可閱。如無所論列，即不知何以云工也」〔三五〕。而對詩歌中的圈點，則是「爲圈分讀也，爲連點連圈，標警

也」(三五)。他的這些提示，是有助於讀者對詩歌的理解的。

另外，陳祚明在「凡例」中闡發了自己對詩歌的藝術性等問題的認識。儘管有陳祚明自己的獨特見解，而且其中有些見解是很值得人們重視的，但這需要專文進行討論，此處不贅。

采菽堂古詩選共選了先秦至隋代的各類詩歌四千四百八十七首。其中，正集四千零一十五首，補遺四百七十二首。合正集與補遺兩編，選詩四十首以上的詩人是：曹植八十首(正集七十七首，補遺三首)，嵇康四十首(正集)，阮籍八十二首(正集五十七首，補遺二十五首)，陸機九十五首(正集七十四首，補遺二十一首)，陸雲六十五首(正集)，陶淵明一百六十首(正集)，謝靈運七十二首(正集)，鮑照一百二十八首(正集)，謝朓一百一十八首(正集一百一十六首，補遺二首)，梁簡文帝蕭綱七十三首(正集五十七首，補遺十六首)，沈約九十六首(正集九十二首，補遺四首)，江淹六十六首(正集六十五首，補遺一首)，吳均四十六首(正集四十三首，補遺三首)，何遜七十一首(正集六十九首，補遺二首)，張正見四十二首(正集四十首，補遺二首)，江總四十一首(正集)，庾信二百三十二首(正集)。這些詩人共是十七位，他們的被選之詩合計爲一千五百零七首，占全編的三分之一還強。除了曹操、曹丕、建安七子、左思、潘岳、任昉等由於存詩較少而無法多選外，我們從陳祚明對上

述選詩最多的十七位詩人中，不難窺出這些詩人在陳祚明建構的魏晉南北朝詩歌史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說，陳祚明通過選詩，通過對一些詩人的重新發現，建構了他意識中的魏晉南北朝詩歌史。本來，人們對六朝詩歌，尤其是齊梁以後的詩歌，向來評價不高。如唐初的陳子昂就說：「漢魏風骨，晉宋莫傳。」^{〔三六〕}更不用說晉宋以後的齊、梁、陳的詩歌了。李白也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三七〕}可是，在上述十七位詩人中，時代屬於晉宋以後的詩人，自謝朓以至庾信，就有九位，占上述十七位詩人的一半以上。而入選的這九位詩人的詩作篇什，共計七百八十五首，亦占全部十七位詩人篇什總數一千五百零七首的一半以上。從陳祚明對這些詩人詩作篇什的甄選登錄來看，我們不難窺出他的采菽堂古詩選有推尊六朝詩歌、尤其是推尊齊、梁、陳三代詩歌之意。而就個別的詩人來看，陸雲的詩歌一向不為詩論家所注意，一般的文學史也很少齒及。然而，他的詩歌却有六十五首入選，這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這足可證明陳祚明對陸雲詩歌的重視。換言之，陳祚明重新發現了陸雲的詩歌在中國詩歌史上的重要意義，故表而出之，肯定陸雲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像這類通過選詩來發現與肯定詩人在詩史中的文學地位的例子，在采菽堂古詩選中比比可見。如「宮體詩」向來受到歷代詩論家的鄙薄，而陳祚明選錄「宮體詩」代表人物梁簡文帝蕭綱的詩却多達七十三首、張正見的詩多達四十二首等，均是此意。只

要披讀采菽堂古詩選，人們自不難見出陳祚明的這種意圖。

陳祚明在采菽堂古詩選中對詩歌的選錄是相當嚴謹的，對一些文字傳本不同的詩歌篇什，他還作了一定的校語。如曹丕的清河作：「方舟戲長水，湛澹自浮沉。弦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在「湛澹」二字的下面，有小字校語：「藝文（即藝文類聚）作『澹澹』。」「悲響有餘音」句下亦有小字校語：「一作『悲風漂餘音』。」（三八）又韋孟諷諫詩：「殆其怙茲。」怙茲」下有小字校語：「文選作『茲怙』。」（三九）而古詩五首（其五）：「長歎念所思。」「念」字下亦有小字校語：「玉臺（即玉臺新詠）作『戀』。」（四〇）這些事實充分表明：陳祚明選評采菽堂古詩選，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選評古詩，而是具有了治學的嚴謹性。所以，采菽堂古詩選在書目答問中被張之洞認為是「不俗謬」者而得以舉選（四二），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即因此故。

三

然而，采菽堂古詩選不全是詩選，它同時像許多明清兩代其他的文學選本一樣，附有評點。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它又是一部很值得重視的詩學文獻。采菽堂古詩選中的評點分爲兩個部分：一是對詩人的總評，一是附在具體詩作篇什之後的分析、評論。對文學

史家或中國文學批評史而言，最有價值或者說最精彩的當是陳祚明對詩人詩作所作的評點與分析了。在采菽堂古詩選中，陳祚明對詩人詩作所作的評點與分析的文字約有十多万字，這是非常珍貴的古代文學批評資料，具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陳祚明的好友嚴沆曾高度評價陳祚明的評點：「山人平生於古文辭操衡尺、議論、繩切墨於古來作者。……大之自豎義構章之原，細之至單詞隻字之末，無不辨析推詳，窮微極渺。自有詩文以來，并無有闡發及之者。誠哉爲風雅大成。聖人復起，吾言不易。」^{〔四二〕}此言雖然未免有溢美之處，但大抵接近事實。平心而論，陳祚明確實是一位藝術感覺極為敏銳的詩學家，他對采菽堂古詩選中的詩人詩作所作的分析與評論，洞幽燭微，具有精闢的識見，往往發人所未發，顛覆與修正了許多傳統的看法。

衆所周知，陸機與潘岳均是西晉齊名的詩壇領袖，陸機的聲譽甚至在潘岳之上。可是，陳祚明却認爲陸機的詩「造情既淺，抒響不高」^{〔四三〕}，評價不是很高。在對潘岳的總評中，他把潘岳同陸機進行比較：

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筆，淋漓傾注，宛轉側折，旁寫曲訴，刺刺不能自休。夫詩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所嫌弊端繁冗，不能裁節，有遜樂府、古詩含蓄不盡之妙耳。安仁過情，士衡不及情。安仁任天真，士衡準古法。夫詩以道情，天真既優，而以古法繩之，曰未盡善可也。蓋古人

之能用古法者，中亦以天真爲本也。情則不及，而曰吾能用古法，無實而襲其形，何益乎？安仁有詩，士衡無詩。鍾嶸惟用聲格論詩，曾未窺見詩旨。其所云「陸深而蕪，潘淺而盡」，互易評之，恰似不謬矣！不知所見何以顛倒至此！〔四四〕

在陳祚明看來，陸、潘二人相較，「安仁過情，士衡不及情」。而「詩以道情」，因此，他認爲「安仁有詩，士衡無詩」。他所作出的這一判斷，並非憑空想象，而是基於對陸、潘兩人作品實際的仔細考察，任何認真讀過陸、潘二人作品的人，都不會不認同他的這一看法。所以，傳統的評價陸、潘二人的「陸深而蕪，潘淺而盡」〔此二語爲孫綽所云，非出自鍾嶸，陳祚明此處係誤記〕二語，他覺得「互易評之，恰似不謬」，與傳統的看法相左。他的這種看法，符合陸、潘二人作品的實際。

六朝詩歌中的梁、陳兩代的詩，最爲受到歷代詩論家的鄙薄與詬病，但陳祚明却一反前人成見，給予梁、陳兩代詩以較爲客觀而公正的評價。他在總論陰鏗時說：

後人不詳時代，妄欲一切相繩。如讀六朝體，漫曰此是五古，遂欲以漢魏望之，此既不合；既見其漸類唐調，又欲以初、盛律擬之；彼又不倫，因妄曰六朝無詩。否亦曰六朝之詩，自成一體可耳。概以爲是卑靡者，未足與於風、雅之列。不知時各有體，體各有妙。況六朝介於古、近體之間，風格相承，變換神爽，中有至理。不盡心於此，則作律不由古詩而入，自多俚率凡近，乏於溫